

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

外交家



辛晓谋 宫少鹏 编著

晨光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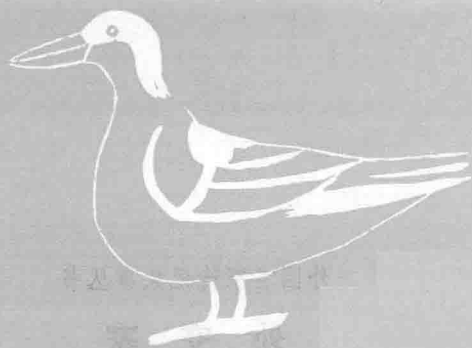


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

外交家

辛晓谋·宫少鹏 编著

晨光出版社



外交家



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

外交家

辛晓谋 宫少鹏 编著

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字数: 440,000

1995年1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3次印刷

ISBN 7-5414-0941-3/I·78 定价: 15.40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共八册，分别为《思想家》、《外交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探险家》。每册所收的人物，均按时间先后为顺序。每册中所收的人物都是在各自的领域中有世界影响的。他们活动的时间，大都在古代、近代，少数人物的活动时间跨入二十世纪。

这套丛书所收的 140 位人所共知、世所公认的世界名家，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个人品行都各不相同，有的人物还不能简单地褒贬。但是，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过较大影响，其中有些优秀人物，曾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至今仍被人们列为学习的楷模，受到青少年的景仰和怀念。这套丛书的作者，在查阅了大量史料，熟悉了自己所写的人物之后，用马列主义的科学史观，真实地再现了这些历史人物。

这套丛书的作者，为了适应青少年读者的阅读要求，在表现人物时，在注意真实性的同时，都能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来展开故事，着重表现人物在事业上的奋进精神和业绩，使这些传记作品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可读性。故事性强和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这套《外国名家传记故事》丛书的重要特色之一。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通过描写那些杰出人物的奋斗精神和他们对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使青少年读者在了解这些人物的同时，从他们的业绩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激发自己的爱国

主义和不怕困难的精神。至于那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但个人品行上缺点突出的人物，则可以让青少年朋友在了解历史的同时，对社会获得一定的认识，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并非全都是阳光和鲜花。

本书在每篇人物传记前面都加了卷首语，以帮助读者了解其人。有些人物的卷首语，只是表现他们人生的主导思想和一种处世哲学，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对，希望大家在读这套丛书时注意鉴别。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过许多同志的支持。在此谨对为此书出版尽过力的同志致谢。



目 录

塔列朗	1
门 罗	32
阿 里	62
坎 宁	92
梅特涅	119
帕麦斯顿	150
戈尔恰科夫	175
迪斯累利	202
加富尔	228

俾斯麦	259
克利孟梭	291
孟尼利克	317
威尔逊	341
罗斯福	371
威廉二世	398
塔尔齐	425
契切林	454
柯伦泰	480
基马尔	508
霍普金斯	539





塔 列 朗

想面面俱到，却
一无所成。

——塔列朗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皇家宫廷灯火通明，盛大的舞会方兴未艾。佩戴荣誉勋章的达官和锦衣绣袍的显贵们随着音乐的旋律，狂热地在舞池中旋转着，飘移着。

夏尔公爵和公爵夫人洒脱的舞步，吸引住了在场的红男绿女，啧啧的赞叹声微微地擦过这对年轻夫妇的耳际，他俩陶醉了。

“夏尔公爵同路易十六还是表兄弟哩！”喜欢喋喋不休谈论别人家世的内务副大臣，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向驻巴黎的荷兰大使眉飞色舞地说。

荷兰大使仿佛对家世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把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紧紧地盯在夏尔公爵夫人的脸蛋上：“喏，喏，她美极了……”

“看不出吧，她已经是两个儿子的母亲哩！”内务副大臣得意地说。

就在夏尔夫妇沉醉在觥筹交错的灯红酒绿之中时，他们仅有两岁的小儿子却痛苦地躺在一家设备破旧而肮脏的巴黎郊区私人诊所里。疼痛使这个幼龄的孩子只知道悲哀地抽泣：“妈妈，我要妈妈……”

“夫人，这孩子右脚关节不但错位，而且小腿靠关节处已经骨折了。怎么这个时候才送来啊！”一位体态臃肿的老外科大夫做完检查后叹着气说。

“我不是这孩子的母亲，我是夏尔公爵家从前的奶娘。先生，这孩子是今天上午从我家的柜子上摔下来的……不过，为了找他的父母，报信的跑了两趟巴黎都没有找到。唉……”送孩子来的中年妇女说。

老大夫惊诧地摇着头：“夏尔公爵可是京城名贵，这是他的儿子？他就跟您住在这个鬼地方？心狠的父母啊……”老大夫一边嘟囔，一边在就诊登记卡上用鹅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夏尔·莫里斯·塔列朗，男，二岁，生于1754年2月2日……

受父母冷落的跛腿儿子

塔列朗的腿治好了，但却终生残疾，成了一个小跛子。1758年，四岁的塔列朗再次被父母送到南部省份的莎莱姑母家，过起了新的寄养生活。刚满六岁，一个粗壮的男人来到了莎莱夫人家里，他彬彬有礼地将一封信呈交到莎莱夫人手里。

“亲爱的小夏尔，你爸爸妈妈派人接你来了。可怜的孩子，总算要回到巴黎了，你父母总算回心转意了！”莎莱夫人一边替小塔列朗收拾行装，一边忍不住暗暗地抹着眼泪。

小塔列朗一跛一跛地来到莎莱夫人面前，他的两眼饱含泪水：“求您，别让我走！您就是我妈妈，我要在您身边……”

“傻孩子，你父母很阔绰，回到巴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父母想你哪！”莎莱夫人连哄带劝，把小塔列朗抱上驿车，临别时把亲手做的小拐杖塞在他手里：“孩子，拐杖千万别丢了，没有它你可没法走路啊！”

经过17天的奔波，驿车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巴黎。小塔列朗好奇地问父母派来接他的粗壮汉子：“我的家在哪儿呢？”

粗壮汉子冷冰冰地回答道：“二少爷，您的家在学校，这是夏尔老爷吩咐的。”

六岁的小塔列朗在巴黎近郊的一所寄读小学，开始了他漫长、冷清、孤独的生活。

周末，还是那个粗壮的仆人来到学校：“少爷，老爷吩咐我接你回去过周末。”

小塔列朗对回家过周末没有兴趣，他只是想看看穿着华贵的哥哥，同他聊上几句话。“我哥在家吗？”小塔列朗轻声轻气地问。

“少爷，大少爷不久前病死了，老爷和夫人为此很悲哀。”仆人仍然冷冷地回答道。

“人很容易就死了吗？”

“死比活容易得多，少爷。”

小塔列朗很害怕见到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从来没有见到他们的笑脸，更害怕他们用厌弃的目光盯他的腿，盯他那一刻也离不开的拐杖，仿佛生理的残疾会传染到他们身上一样。

周末的巴黎歌剧院里，夏尔公爵和夫人彼此挽着，彬彬有礼地招呼着熟人熟面的王公侯爵们，亲王举办的周末招待会即将开始……

小塔列朗蜷曲着身子缩在被窝里，他先是望着窗外的星星，

一个一个地数着，由大到小，慢慢地，他进入到朦朦胧胧的梦境……

一群活蹦乱跳的同学围着他，有人拍巴掌，有的吹口哨，有的在起哄：“喂，扔掉拐杖走一百步，我赌你一个‘利弗尔’！”

他的拐杖不知什么时候被同学藏了起来，他只好扶住课桌边，用乞求的目光看着老师……

为了报复，他把凉水偷偷地灌在一个满脸雀斑的大个子同学的皮鞋里。他看见平时欺侮他的这小子赤着脚发狂地在教室里乱窜，他心里高兴得咯咯地笑了……在食堂里，他又悄悄地告诉大个子，只要他起誓不说出告密人，他就告诉他这件损人事是谁干的。大个子不但起了誓，还送他小半块奶酪的酬报。当天夜里，另一个曾欺侮过他的瘦高挑同学的被子，像刚从水池里捞起来似的……

梦境中，身着珠光宝气衣饰的贵族父母，把他从豪华大院里赶了出来：“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快滚吧，跛子！”

突然，一个凄楚的女人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小夏尔，我可怜的孩子，我想念你啊……”

“莎莱姑妈？是的，是姑妈在呼唤我！姑妈，我也在想念你啊……”

……小塔列朗“呼啦”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揉了揉已经湿润的双眼，看了看窗外的繁星，周末的宿舍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人，他悲凉地喃喃自语：“莎莱姑妈，我想你。”

1766年初夏，小塔列朗染上了巴黎流行的天花病。根据夏尔公爵夫人的吩咐，12岁的塔列朗又被仆人送到巴黎远郊区的奶妈家。仆人在这个当年小塔列朗寄养过的老妇人家桌上，扔下一些钱就回城里向老爷复命去了。

三周后，病愈的小塔列朗面黄肌瘦地又重新回到了学校。从此，他更加沉默寡语，郁郁沉沉，尽量避开同学，一个人凭借着拐

杖，一跛一跛地在校园的林荫下独自踟蹰。他发誓，他要恨自己的父母，他要闯出一个连他父母在内的，歧视过他的人们都羡慕的世界来！

1769年夏天，塔列朗中学毕业，成绩单上几乎全是优良。他开始有了像大多数贵族子弟都有的理想追求：当一名神气的法兰西军官，或者俸禄颇优而又可以以权捞钱的文官。跛子的残疾，使他当不成军官，他把追求寄托在当文官上。当他把自己的理想告诉父母时，夏尔公爵用嘲笑的口气说：“想进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你也不看看自己是这块料么。我犯不着为一个跛子花那么多钱。再说，捐一个低等的文官职位，开价也是惊人的。”

塔列朗身残心可不残。他忍受不了这种侮辱，扭头离开了家，一跛一跛地走向学校。

父母给他安排了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归宿——巴黎圣·秀尔比斯神学院。

“看来，你将来当一名神甫比较合适。”母亲很满意对儿子的安排，“对于一个跛子，不能有再高的奢望了。”说完，母亲钻进华丽的四轮马车，一溜烟地走了。

塔列朗心中愤恨不已。他以前就讨厌那人世间最虚伪的神职，没想到如今父母也把他安排到长襟黑袍终生缠身的世界中。所以，从他第一天成为神学院的学生开始，他就像诅咒父母一样诅咒虚伪的神道。

“大彻大悟的教义是上帝的仁爱，教义让我们把仁爱的心忠诚地布施到人间，把贪婪、邪恶、淫欲和毁灭，重新在地狱之火中熬炼，借以拯救那没有复苏的灵魂……”执教神甫在讲坛上，像念诗一样传授着他对教义的理解。

塔列朗默默地低着头，对这些烂调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他昨天在神学院的门口独自散步时，碰见了两位在巴黎大学法学院读书的中学同学。不说别的，单这两位学友身着绣金黄色花边的贵

族装束，就足以使塔列朗垂涎三尺。

“啊哈，瞧您一身黑袍大褂……”一位同学用鄙视的口气说，算是打了招呼。

苦涩、酸楚和自惭形秽的心情，一时使塔列朗无地自容，他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匆匆地走了。

“天主的信徒应当是良心的拯救者，他不允许亵渎自己皈依的神圣教义。否则，他会轻易地在贪婪、邪念、淫欲中动摇高洁的灵魂，将会受到地狱之火的焚毁……”执教神甫仍在聚精会神地念念有词。

“放你狗杂种的臭屁！”塔列朗离开教室后，冲着天空愤怒地狂叫。

五年神学院的教育时光，他竟有一半多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图书馆里的寻觅，使他对神的叛逆心理更加有增无减。他被法国让·雅克·卢梭的著作《民约论》迷住了。这位法国十八世纪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先驱、著名文学家用生动的文笔，在《民约论》中提出了“人本身是自由平等的”，“财产上的不平等和私有权确立，使人们产生了不平等。国家是由于订立契约而产生的，而人民是订立契约的主体，所以人民有权废除不利契约，重新建立符合人民利益的契约。”“法律是公意，君主不能高于法律，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卢梭在《民约论》中高呼“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不公平的处境，使塔列朗深深地感到卢梭的话，仿佛是在表达自己强烈的追求。同时，他又阅读了卢梭的《新爱洛绮丝》、《爱弥尔》等小说。塔列朗对小说中平民少年与贵族女儿的恋爱之情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对封建专制制度对自由婚姻的迫害表示了强烈的愤懑；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小说中对神学家道貌岸然的面孔予以了尖锐的讽刺……“真他妈的妙极了！”塔列朗情不自禁地在图书馆里擂着桌子叫起来。

塔列朗既推崇卢梭的哲理，也迷上了伏尔泰的作品。这位著

名文学家，在悲剧《欧第伯》、喜剧《放荡的儿子》、史诗《亨利亚特》、哲学小说《老实人》中，处处渲泄着对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伦理的抨击和讽刺。其中使塔列朗品味无穷的是作品中宣扬理性，攻击天主教会，为新教徒鸣不平的情节和道理。“我真要感谢神学院，那里有许多被禁锢的知识被我发现了。”塔列朗不无自得地在日记上写道。

1775年夏天，21岁的塔列朗获得神甫称号。鉴于夏尔家与皇室沾了一点儿亲戚关系，刚即位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对这个跛腿青年神甫产生了怜悯，赏赐他担任兰斯市圣雷米修道院院长，实际上赐给他一个拿丰厚俸禄的差事。一跛一跛的塔列朗兴奋地把拐杖扔向空中，他狂喊道：“上帝啊，是你赐给了我钱！是你让我再也用不着向父母乞讨！”

向革命求爱后的懦弱

1778年，被法国政府和教会驱逐出境，流亡国外的著名思想家、作家伏尔泰，被允许回到法国了。成千上万的热烈崇拜者向“老叛教者”伏尔泰发出了欢呼，纷纷到伏尔泰下榻处拜望和致敬。塔列朗也是一个虔诚的崇拜者，他以诚恳恭顺的心情，跪在84岁的伏尔泰面前，激动地叩头道：“伟大的先哲，我虽然是上帝的仆人，但我崇拜您的信仰由来已久。我真诚地祝福您，作为一个真正能解救灵魂的布施者永远健康。为我祝福吧……”

看着眼前这位跛腿青年神甫人残心诚，老伏尔泰感动了，他伸出颤颤抖抖的枯手，深情地说：“孩子，我应允以我的良心为您祝福，愿您为光明法国的来临奋进不懈，正义与您同在。”

很快，“兰斯圣雷米修道院院长拜倒在老叛教者脚下”的消息不胫而走，这种行为使法国巴黎的宗教界一片哗然。巴黎宗教

界上层僧侣们十分气愤，他们联名上书“谴责”塔列朗是一个“下贱的跛子”、“侮辱上帝的异教徒”……巴黎大主教特地传召塔列朗当面训斥道：“你真胆大包天，和一些第三等级的贱民同流合污，拜倒在老叛教者面前，我真为你这样的上帝的仆人感到羞耻！”

巴黎大主教的训斥从塔列朗右耳进去左耳出来，他压根就没有把大主教放在眼里，心里暗暗地诅咒这位权威的宗教伪君子。因为在很多神甫嘴边流传着大主教不少丑闻，其中有贪污上贡罗马教廷的“岁教捐”款为自己购买房产，以及和上流社会女人生下了私生子等等。从大主教那里受训斥出来后，塔列朗“呸”地一声吐了口唾沫，用拐杖敲着石板地面说：“恶心，比资产阶级更下流！”

当天夜里，塔列朗像往常一样脱下黑色的教袍，换上珠光宝气的贵族服饰，邀上几位对教会不满的酒鬼和赌棍，直奔巴黎证券交易所，大做特做他的投机赚钱营生去了。

1787年，33岁的塔列朗在证券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中，捞了不少钱财。他在巴黎购置了一所舒适的小别墅，经常雇着漂亮的马车往来于兰斯和巴黎之间，开始慢慢地混迹在上流社交场合。他腰里挂着钱袋，穿梭在宫廷、僧侣界和贵妇人的无聊沙龙中，广交权贵，四处钻营，卖弄口才，深得达官显贵们的信任和青睐。白天，塔列朗黑袍裹身道貌岸然。一到夜里，他就教袍高悬，一头扎进狂饮滥赌之中，还把放荡的娼妇勾引到寓所尽情寻欢。而就在这一年，一批得过塔列朗好处的显贵们，向路易十六推荐，请国王授予塔列朗红衣主教职衔。要不是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从中阻挠，塔列朗差一点摘取了红衣主教桂冠。此时，老夏尔公爵多年挥霍无度也已经到了病魔缠身卧床不起之时。也许人到离地狱只差一步时，才会对走过的人生旅程产生迷恋，老夏尔猛然想起，自己的跛腿儿子多年没有回归老屋了。想到此，一

种负罪感从他枯萎的心中油然而生，他在气喘吁吁中凄凉地呼唤着：“小夏尔，我的儿子……”

弥留人世之际，老夏尔公爵没有唤回儿子，仅仅唤回一纸便条。便条上潦草地写着：“教务繁忙，无暇回归，谨告。”

因为塔列朗承袭爵位和财产的权利，早在他刚进入神学院时就被夏尔夫妇剥夺了。更主要的是他从小就恨父母……

1788年12月底，告别人世的老夏尔公爵留下一份呈送国王的请求，求国王看在表兄弟的情面上关照自己跛腿儿子的前程。这是老夏尔公爵唯一的“良心发现”。法王路易十六即刻签署了任命塔列朗为奥顿区主教的文件。

1789年春，法王路易十六决定在凡尔赛召开三个等级的会议，以求摆脱危机，巴黎市民结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到凡尔赛，支持第三等级的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凡尔赛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形成绝对优势，他们宣布自己为法国最高代表机构——国民会议，正式向第一、第二等级提出政治挑战。7月9日，国民会议改为制宪会议，而以法王路易十六为首的封建势力决定用武力解散制宪会议，巴黎人民也决心用武力保卫制宪会议，一场资产阶级与封建王室的生死大搏斗，已经降临法国巴黎。

作为一个封建主教，塔列朗也密切窥视着暴风雨来临的动向，他焦急地左顾右盼，考虑着自己的跛腿到底踩哪一只船。7月14日，法国革命军民攻占了象征路易十六专制统治被推翻的巴士底狱。彷徨中的塔列朗对王室还没有失去信心，7月16日，他如丧家之犬急急忙忙进宫谒见国王弟弟查理·阿图瓦伯爵，献媚进言道：“国王在外地有忠于他的兵团。阁下，我衷心地建议以您的和王室的名义，号召军队向发了疯的穷小子们进攻，进攻！”

阿图瓦伯爵摊开双手，沮丧地耸耸肩头说：“巴黎的军队不少都投靠了资产阶级，很抱歉，国王自己也只能由疯狂的异教徒

摆布。当然，我个人对您的忠诚毫不怀疑……”

当天夜里，阿图瓦伯爵卷裹细软逃出巴黎，流亡国外。

“打倒国王！”“消灭贵族！”、“消灭神甫！”的口号，在巴黎大街小巷的游行示威人流中此起彼伏。塔列朗门窗紧闭，一个人在房间里一跛一跛地苦思着。当最后一根蜡烛快燃尽时，他狡黠的微笑从油光水滑的面部慢慢泛起，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起来：“我也要‘打倒国王’，我也要‘消灭贵族’，哈……”

接过政权的资产阶级制宪会议，第一件焦灼不安的事就是面临财政危机。要解决财政危机，唯一的途径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没收并卖掉价值三十多亿“利弗尔”的法国天主教会土地。然而，资产阶级本身就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争论在制宪会议中此起彼伏。

1789年10月10日，塔列朗作为奥顿区主教和教士代表，出席了讨论教会土地问题的制宪会议。这可是向“革命”表功的关键时刻，塔列朗“呼”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清了清嗓门后以激动感人的话语滔滔执论：“我，作为一个拥护制宪会议为国分忧的公仆在这里讲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固然是教义和法国公德的原则。但是，教会财产与世俗的个人私有财产有本质区别，教会财产是属于全体信徒，也就是说属于国家所有。既然制宪会议行使国家权力，他就有权收回教会土地！”停顿片刻，塔列朗激动地挥舞着拐杖，满脸红光地宣告：“我作为奥顿区主教宣布，奥顿区教会的土地应当无条件地交给制宪会议！”

制宪会议在塔列朗的推动下，以多数票通过了“教会土地由国家处理”的决议。

消息传出，巴黎民众一片欢腾。“我们的塔列朗！”的赞誉在革命阵营中四处传颂，民众被主教“自我牺牲精神”深深感动。

1790年2月，为了抵消保皇党对革命的攻击、诬蔑，塔列朗